

[美] 凯瑟琳·库特 著
陆晶 赵呈呈 宋利红 译

爆胎

BLOWOUT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凯瑟琳·库特
联邦调查局惊险小说

群众出版社



[美] 凯瑟琳·库特 著

陆晶 赵呈呈 宋利红 译

爆炸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爆胎 / [美] 库特著; 陆晶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14-4387-1

I. 爆… II. ①库…②陆…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231 号

爆 胎

著 者: [美] 凯瑟琳·库特

译 者: 陆 晶 赵呈呈 宋利红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38 千字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87-1/I·1812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星期五傍晚

宾夕法尼亚州快乐溪附近的皮卡诺山上

萨维奇感到天比平时黑得更早，五十里之内没有任何光亮。月亮像一弯尖尖的镰刀，在黑漆漆的云团中穿梭。他摇下车窗，不断地用鼻子吸着外面的空气。他在想，这么大的雪足够明天早上与夏洛克和茜恩一起堆个大雪人了，然后三个人还能咯吱吱地踏着雪，穿过铺满云杉和松枝的树林到克莱斯特湖去。

萨维奇开始哼唱自己最喜欢的西部乡村歌曲，这是他的朋友詹姆斯·昆兰写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生活。我去抢银行，想笑就笑到肚子疼……”他驱车直行，左边是茂密的树林，右边是护栏。再往前，便是顶部覆盖着积雪的风化巨石。突然，传来一声脆响，如同枪弹爆炸。车辆的突然制动使他一下子倒向了一边。随之而来的是橡胶轮胎摩擦柏油马路的声音。熄火了，该死！车的后部猛烈地向左侧倾斜，手中的方向盘猛地一抖。他稍微调整了一下方向盘，轻踩油门，但是不可抗拒的冲力迫使车子飞速冲向雪堤。尽管系着安全带，但他的头还是磕到了方向盘上。

他昏迷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他抬起头，晃



了晃,还好,没有受伤。他慢慢地从车里爬了出来。

他宁愿选择冲进雪堤也不愿穿过护栏。他扣上衣服扣子,系紧脖子上的围巾,将左侧前轮下面的积雪清理了一下。满意之后,又爬回到车里,挂了倒挡。车子几乎没有停顿,只朝后退了一下就重重地向左侧倾斜了下去。萨维奇又爬出车子,找来备胎和千斤顶。他给夏洛克打电话,告诉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且说他可能要迟到 20 分钟。

快乐溪小镇有一家刚开的友好杂货店。在萨维奇看来,这家百货商店真的是为旅游者开的。老板虽然很富有,但他的小商店几乎是每天从早上 7 点营业到半夜 12 点,这一点对于从小镇外面来的人十分重要。正是有了这家便民小店的帮助,他才能和儿子茜恩、妻子夏洛克在距此地十里之遥的小房子里住上一个星期之久。

他刚从那里买来放在车里的东西都从杂货袋里洒了出来。他捡起一捆有些风干的胡萝卜,这是给雪人做鼻子用的。给茜恩买的一升牛奶没有全洒,这就像一月中旬在储物箱里发现可爱的大西瓜一样令人感到兴奋和意外。溅出来的牛奶浸湿了装爆米花的盒子,但他并不想把它们清理干净。一切看起来并不是很糟糕,毕竟大部分剩下的牛奶还能喝。

整理后备箱时,他发现里面躺着一个西瓜,大概是从房东吉米·梅克兰那里拿来的。吉米经常将小屋租给他的朋友和大学生,不过他们得花上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打扫。

他换备胎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他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听到一些声响。他转过身,看到一个女人从 20 英尺开外的树丛中钻出来,又黑又直的长发在身后飘动。她拼命挥舞胳膊,嘴里喊着什么。这时,月亮突然从浓重的黑云中钻出来,月光把她的脸照得十分苍白。

她喘着粗气大叫着,语言却令人费解。

他快速站起身:“好了,没事了,我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离开车子。她吓坏了,吃力地说着什么,语速很快,



声调很高。她歇斯底里地描述着,语言就像厚重的油污一样让人无法分辨,“那个人,他在房子里!他要杀了我。哦,上帝,救救我!”

她向萨维奇的怀里靠去。萨维奇愣了片刻,然后轻轻把她揽进怀中,拍了拍她的背。她没穿外衣,甚至连毛衣也没穿,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夏装,挂着细细的吊带。“好了,没事了。”他想。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受到了惊吓,如果不平静下来,是会崩溃的。他试着安抚她,但没有用。她还在不停地说着,声音断断续续。

她的恐惧骤然间展现在脸上:“那个男人,他在房子里,他要杀了我。你得救救我!”

同样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新内容。她的嗓音开始嘶哑,但依然歇斯底里。她的眼睛是黑的,流露出无比的恐惧和无助。萨维奇托起她的脸,注视着她的眼睛说:“听我说,我是警察,会保护你的。只是你要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在那边。”她用力朝右手的方向挥了挥手。

“好的,那个男人还在那里吗?”

“是的,还在那里,他要杀我。”

“好的。保护好你自己,我给治安官打个电话。”

“不,求您现在就帮我,带我回那所房子,那个男人在那里。求您,救救我!”

“有人要杀你,为什么还要回那里?”

“你得抓住他,阻止他,求求您了!”

萨维奇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拉住她的胳膊俯视她苍白的脸。她的眼睛非常黑,脸却白得像要休克了一样。“那个治安官!”她喃喃自语着,突然挣脱,逃离了主路。

他很快抓住她,任凭她反抗、哭泣。“好了,我会带你回家的。相信我,不要离开。但对我来说,单独和你去那里很冒险。我得找人帮你。”

他一只手拉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掏出电话,拨了911。她一动不动,顺从地站在他身边,一言不发。电话没接通。半小时前,他曾



和夏洛克通过话，也是在这里打的电话。他又拨了一次，电话死机了。这没有道理！他最后试了一次，还是一无所获。该怎么办呢？“你得救救我。”他再次俯视那张苍白的脸，他别无选择。先把她拽进车里，开到治安官办公室去！他本能地预感到，她会像个疯子一样挣扎，焦急和恐惧包围着她。“听我说，我会带你回那所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上车吧！”

他把杂物清理干净，放进袋子，又把袋子放到后排座位上。他拿起西瓜，扔进树丛，然后帮她上车，系好安全带。她喃喃地重复着感谢的话，使得他更加确信有人要伤害她。面对多变的尘世，他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因为他所期望的只是一个开心的长周末，可以和妻、儿一起去林子里散散步，教儿子茜恩如何辨别松树和云杉。现在又得开始工作了。他把热风开到高档，但她好像毫无知觉。

“你住哪儿？”她指着一条辅路，“上了主路向右拐，就在那儿，请快点儿。他要杀了我，他在等着，他要……”

萨维奇将车拐到克雷顿路。路很窄，但很平。“是这条路吧？”

她点点头。“求求您，快点儿！”她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他在路中间行驶，两旁是一堆堆的积雪。

他把车开到拐角附近，发现左边有一所大房子，灯光从一层窗户中投射出来。“对，这就是我的家。感谢上帝，您得快点儿……”

“好，我们到了，你待在这里别动……”

她却像没听见一样，下车朝前门跑去，边跑边喊：“快点儿，快点儿，你得阻止他！”

萨维奇掏出手枪，紧跟着她，一只手抓着她的胳膊：“慢点儿！你认识这个男人？”

他没吭声，使劲摇着头，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快点儿，快点儿！”

前门没锁。萨维奇推开门，让她跟在身后。他把枪从身体的一侧移到另一侧。他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什么。

她试图挣脱他，他几乎放开了她，却又突然拽住了她：“起居室



在哪儿？”

她看起来比刚才还要恐惧，哆哆嗦嗦地指了指右边。

“好的，到起居室去。”他慢慢挪动着脚步，用手枪呈扇形在各个方向瞄准。

不像有人的样子。除了他们俩以外，房子里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壁炉还在烧着，房间里很温暖、很舒适。所有灯都亮着，驱散了窗外的寒冷。

“听我说，”他让她坐到沙发上，“别说话。你就待在这儿，懂了吗？”

她的嘴动了动，慢慢地点了点头。

“别动。我是说，为了安全起见，别离开沙发。我要搜查房间。如果你看到什么人或听到什么声音，就使劲儿喊。听懂了吗？”

她点了点头。

萨维奇离开起居室时，又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僵僵地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她肩上细细的吊带已经滑落下来。

房子很大，房间之间是互相联通的。每盏灯都亮着，为什么呢？谁会藏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呢？他穿过餐厅进入厨房，然后到了储藏室。从宽阔的大厅的右侧放眼望去，他看到了书房、小浴室，还有一个老式的小客厅。客厅里有一张小桌子、一个长毛绒的椅子，地板上还铺了一张可爱的波斯地毯。房间里有许多文档格子，还有一台旧打字机。

他在一楼进行了地毯式搜索，没发现有人藏在这里。

那个男人——犯罪嫌疑人——肯定不在这儿。很显然，当她逃离时，那个人就跑了。萨维奇快步走回起居室。她还坐在原地，手放在膝盖上，盯着壁炉的位置。

“房间里没人，至少一楼没有人。那个人大概是在你跑出去的时候就逃跑了。现在，你得再告诉我一些情况。这个男人是谁？你认识他吗？为什么他要杀了你？你确信这不是一场入室盗窃？你让



他受到惊吓了？他要杀你，但是你逃跑了？他追你了吗？”

她没作声。慢慢地，她抬起头看着他，然后又看了看天花板。

这时，他看到了她手上的结婚戒指。“你丈夫在哪里？你得告诉我，太太……？”

她还在向上看。当萨维奇也抬头看天花板时，顿时皱起了眉头。这是一个很好的九个柱头、十英尺高、精美的老式黑色柱子。

突然，一种噪音从头上响起，像打雷一样，凝重且响亮。是一个男人的重重的脚步声，或者是有人敲击家具的声音。但她怎么会知道这里有人？竟然抢在他之前知道？

一种巨大的恐惧感涌上萨维奇的心头，让他窒息。他掏出手枪，紧盯着天花板。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四周安静极了。他做了几次深呼吸，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时，又听到一个声音，但这次不像雷声。到底是什么声音，他也说不清楚。

他能感觉到有人在他们头顶上方。他张开干裂的嘴唇，问道：“那个男人在那儿吗？”

她的嘴巴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喘着气，充满了恐惧。“你待在这里。”他说，“听懂我的话了吗？对，别动。我去看看。”

萨维奇向宽大的楼梯走去。为什么楼上没有一点儿灯光？他爬上台阶，牢牢地握紧手枪，每走两三步便停下来听听动静。突然，那里又发出了一个声响。他有些恍惚，有人在密谋，这使他想起了自己曾遇到过的那个极其恐怖的罪犯——泰米·塔特。这个人让他想起来便会心有余悸。只是泰米现在不在这里，感谢上帝，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台阶并没有铺地毯，坚硬的橡木裸露在外面，做工十分精美。他的脚步声在寂静的氛围中显得很大。他感觉到每一步的重量，就像要把地板踩塌。

他终于到达了顶级台阶，停留了片刻，凝神静听。没听到什么。他沿着墙摸索，找到了开关。他打开开关，走廊的灯亮了。这里的地



板铺着厚厚的老式宽幅地毯。他一个一个房间地走，多数起居室看起来都很久没住人了。只有一间儿童房的四壁贴满了老式摇滚乐队的海报，所有的玩具娃娃都挂在墙上。房间里没有随处乱放的衣服，床铺得很整齐，一个老式足球放在地中间。

走廊的尽头是一套很大的卧室，床也铺得很整洁，屋内一尘不染。他打开一个小柜橱，发现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毛衣。在柜橱的最底部，是一双女人的靴子，一只倒在另一只上面。随后，他来到一间老式浴室中，搜索更多的柜橱。最后，他小心地进入一间密室。密室的墙上挂着伦敦和巴黎的版画，只有一台孤零零的电视机放在拐角的台子上。室内有一张办公桌，几把简易的椅子，还有一个看起来至少用了两代人的皮沙发。

只有寂静，死一般的寂静。萨维奇感到十分无助，心中充满了令人厌恶的烦躁和压抑。那个弄出声响的男人简直像长了翅膀，或许此时已经从楼上的窗户飞出去了。

萨维奇慢慢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后退，调整着方向。手枪牢牢地握在他手中。突然，他感到附近有东西，好像就在身后。萨维奇愣了一下，然后快速蹲伏下去，就地打了个滚，顺势将子弹上了膛。一个人也没有，甚至连一粒尘埃都没有。但令人奇怪的是，周围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气氛，好像确实有人藏在某个地方，只是他无法发现。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猜测了。

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唯一能够把事情搞清楚的办法，就是让楼下那个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壁炉、穿着更适合夏天而不适合寒冷的冬夜的那个女人讲话。他可以给她倒茶，宽慰她，劝她跟自己一起去治安官那里。他几乎到了楼梯口附近时，又听到了一声响。这响声恰好来自他的头顶上方。

“有人在那里！”



第二章

他听到头顶的阁楼里有脚步声。好像有人从一块板子走到另一块板子上，很小心，很慢，为了不掉下来，尽可能轻轻地挪动。萨维奇尽量让自己精力集中并且保持平静。大概有个傻瓜在阁楼里，试图悄悄溜走。至少还有他这个倒霉蛋和一个女人不幸听到了。

萨维奇有些愤怒了。他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向上望去，期待看上面再发出响声。可什么也没有，只有静悄悄的一间空房子。阁楼上挂着的绳子，一直垂到长长的大厅地面，很好地掩盖了大厅的窗户。他朝绳子一路小跑过去，把绳子解开，顺着绳子爬了上去。他看到有个梯子从天棚平稳地伸到地面，梯子的底部落到了大厅的地毯上。

黑暗笼罩着一切。他拿出带笔灯的瑞士军刀，打开开关。虽然不是很亮，但总比没有强。他爬上梯子，每根神经都绷得很紧。他的头和胸部探进阁楼入口，他的脚牢牢地站在木头梯子上。透过微弱的笔灯的光，他得以环视四周。周围一片漆黑，没有窗户可以透过一丝月光，就像偷来儿子茜恩的眼罩戴上了一样。漆黑的夜色使他意识到，即使带着手枪，也很危险。他继续用笔灯向周围照去，但是范围十分有限，他无法识别十英尺以外的情况。

最后，他喊道：“这儿有人吗？”

没有任何回答，甚至连低微的回声都没有。空气陈旧而又令人



窒息,好像置身于古墓里一样。他又用笔灯把周围照了一遍。

他再次停下来,听了听,喊道:“这儿有人吗?”

仍然毫无声响,甚至连一只趟过厚厚的灰尘逃蹿过来的老鼠都没有发现。突然,一声巨响,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抽干了通道里所有的空气。这种东西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是一种很大、很黑的东西,动起来像许多胡乱拍打的翅膀,剧烈地推打着他,使他猛地向后倒去。他脚下失去了平衡,从阁楼的入口处跌了下来,后背直接落到了二楼的地板上。他由于瞬间失去知觉而无法行动,在那里躺了一会儿。他根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伤害了自己。

不过他坚信,刚才侵犯过他的东西,接下来还会再袭击他。他用手枪瞄准头顶上方,仔细听了听黑洞里的动静。确认没有可疑的声响,他便一骨碌坐起来。他发现了周围的灯光,便一下子打起精神,吃力地站了起来。他站直身体,又看了一眼那个黑洞。奇怪,到底是什么击中了他?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合乎逻辑的解释呢?是蝙蝠?难道是自己捅了蝙蝠洞?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蝙蝠会做什么呢?长这么大,他还从未见识过动物是如何与人同居一个屋檐下的。也许是蝙蝠发出的声音吧。或许蝙蝠在皮卡诺地区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冬天。当寒冷把它们赶进室内,它们就栖息在温暖黑暗的地方……够了,他又爬到梯子的顶部,在那里停留了片刻,仔细听了听,手里紧握着那把手枪。他得让那个女人告诉自己一些事情,这恐怕是他接下来唯一能做的事。他一步两蹬地冲进起居室,正要告诉她自己什么都没找到时,却发现起居室内空无一人。

他掏出电话,忘记了上次电话没打通的事,直接拨打了夏洛克的电话。但是这次她竟然立刻就回话了。

“狄龙吗?发生了什么事?车出问题了吗?”

“夏洛克,联系上你我太高兴了。刚才我想打电话,但是死机了。出了点儿事。”

停顿片刻,她的声音里掠过一丝恐慌:“你没事儿吧?”
“是的,我保证。但的确发生了点儿事。”



“告诉我。”

他大概描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讲到那种从阁楼上把他撞击下来的东西时，他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

“她走了。可以想象，她一定是又逃跑了。她吓坏了，歇斯底里。我从她那里什么也没打听到。我们得找到她。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有危险，但她确信自己有危险。外面很冷，可是她没穿外套，甚至没穿毛衣。她会冻死的。”

“狄龙，我认为你应该去快乐溪的治安官办公室。我记得好像会路过那里，它在主路的中间。我带茜恩尽快赶到那里，我会给治安官打电话，请他在办公室接见我们。你多加小心，狄龙，开车时慢点儿，注意那个女人。别担心，我们会把一切弄明白的。我爱你。”他能听到茜恩牙牙学语的声音隐约从电话里传来，十分清晰。他笑了。

十分钟以后，夏洛克跳下吉米·梅克兰的那辆旧吉普——这车是他留给小木屋里的孩子们用的。茜恩在后排座上睡着了，打着呼噜。夏洛克很为狄龙担心，这种担心全都写在她脸上。也许是因为他们正在度假，而这一切又来得太突然了。

她朝治安官小办公室的方向望去，宽大的窗户内有一盏孤灯正亮着。她看见一位白发长者，正摆弄着一个咖啡研磨机。太好了，他一定是治安官，一定会认真对待她的事的。

治安官杜泽·哈姆斯站在办公室中间，背对着咖啡壶。看到一个男人把车停在一个女人的吉普车后面时，他把双臂环抱在强壮的胸前。他看到那个男人打开吉普车的门，抱出一个熟睡着的孩子。他们相拥在一起，动作和谐得像一个人。随后，他们很快便进入了他的办公室。

那个男人一跨入办公室就掏出证件：“是哈姆斯治安官吧？我是狄龙·萨维奇，联邦调查局的。这是我妻子莱西·夏洛克。我们遇到了麻烦，得快点行动。我妻子就是给您打电话的人。”

“噢，好。”哈姆斯治安官边说边打量着他们，“两个联邦调查局



的，一对夫妇，还带着小孩儿。这是怎么回事？”他拉出两把椅子，“萨维奇特工，是什么麻烦？你妻子说你有急事想见我。”

杜泽·哈姆斯做快乐溪的治安官已经有32年了。据他自己讲，他处理过许多发生在旅行中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中有些旅客也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他不停地搓着手，间或拍拍孩子的脑袋。他知道礼貌的重要性，知道应该怎样去倾听，即使此刻他急切地想回家去看一场体育比赛。治安官希望能在电视上放着的油灯里的油用完之前就离开，于是开始磕打脚跟。

“是一个女人，治安官，她跑到我的车前，挥手拦住我，歇斯底里地大喊，说有个男人要杀了她。”

哈姆斯治安官没有作声，只是靠得更近了，眼睛直盯着萨维奇的脸。他从未听过这样的事。“这个女人在哪里，萨维奇特工？”

萨维奇给他讲了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些把他从阁楼的梯子上撞下来的蝙蝠。

“蝙蝠？”治安官点头示意他继续讲，“这是我唯一能够作出的合逻辑的解释。我们得快点儿，治安官。你带上助手，我们就可以搜查那所房子了。她现在又跑掉了，我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她说有个男人要杀她，不管事情将会怎样发展，至少现在情况不妙。”

“我能看出你很担忧，萨维奇特工。你说你曾经开车送她回家，那么她家在哪里？”

萨维奇真想把哈姆斯治安官从眼前的窗户扔出去。时间紧迫，这么黑的天，她还外面。天这么冷，她的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他想她一定会出事的。他仿佛看到她向密林跑去，在寒风中颤抖、哭泣，歇斯底里地。也许她会由于无助而被吓死，也许她会被那个男人找到……

“她住在克莱顿路的一间大房子里。我们得快点儿。”萨维奇说着站起身来，“开车大约15分钟。”

“再等一下，萨维奇特工。你刚才说你回到楼下的时候她已经



不在了？”

“对，我把她留在起居室，告诉她不要离开，我会回来给她送热茶。希望能安慰她，让她放松一下。”

“她没有告诉你那个要杀她的男人是谁吗？”

萨维奇摇了摇头。

夏洛克说：“如果我丈夫说这个女人很危险，治安官，那么她一定处在危险中。我们到那所房子附近去搜寻她的下落好吗？”

“你说那是一所坐落在克雷顿街的大房子吗？”

萨维奇本想给这老头儿几句，但一想到这是在他的辖区，便耐着性子听下去。

“对，坐落在 85 号线旁狭窄的克雷顿路。楼下所有的灯都亮着，像座灯塔。”

哈姆斯治安官开始摆弄桌子右上方的一支铅笔。“你是说 85 号线旁的克雷顿路附近，不到半英里的地方？”

“对。距离快乐溪大约 12 到 15 分钟的路。时间不多了。如果我给费城警察局打电话报警，是完全能做到的，只是会浪费更多的时间。我想救那个女人，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得赶快出发去找她！”

哈姆斯治安官慢慢地站起来，身体前倾，手掌按在桌子前方。“你在说巴瑞斯特家吧，萨维奇特工？他家的房子是这一带最大的，你说的一定是这里。那个女人住那儿？”

“对。那是座很可爱的房子，真的很大，而且十分温暖、舒适。我把那里搜了个遍。壁炉里烧着火，房间里却空无一人。”

“蝙蝠把你撞出阁楼，你回到楼下，她就不在了？”

“对，那人大概听到我在阁楼上发出的巨大响声，吓坏了。她一定是跑出去，藏在树丛中了。”

“那女人长什么样，萨维奇特工？”哈姆斯治安官慢条斯理地说着，用浑浊的蓝眼睛盯着萨维奇。

“大概 30 岁，偏瘦，头发很长，又黑又直，从中间分开。我不记



得她眼睛的颜色了，只记得她脸色苍白。她穿的不是冬装，不瞒你说，这也是我关注此事的原因。”

“描述得很好，萨维奇特工。现在我们可以去巴瑞斯特家附近看看。我们可以在树丛中点亮灯光，发出声响。但结果很可能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实际上，巴瑞斯特家的房子迄今为止已经被废弃掉近30年了。我活了半辈子，也没见过那里有人。”

夏洛克眉头一皱：“30年？你是说，那里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对。我知道巴瑞斯特家还拥有那片房子的产权，每年都交税，但他们都离开那里了。”

“不！”萨维奇说着站起来，靠着治安官的桌子，“你说的是另一所房子。看，我不是在做梦，那女人就像您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我跟您说她的事，是希望您能跟我去一趟，找到凶手，救救她！”

说完，他拔腿就走，并回头对妻子说：“夏洛克，我想让你把茜恩带回家等我，我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去。”

“你想让我和您一起去吗，萨维奇特工？”治安官突然插话。

“现在这要取决于您了，治安官，不是吗？”

夏洛克站在治安官办公室的前门附近，悠着裹在棉夹克和棉手套里的茜恩说：“为什么不一起去呢？”

所有人都挤进了治安官的黑色大轿车里。十分钟后，还没等萨维奇说什么，治安官已经把车停在了85号线附近克雷顿路的停车场。漆黑的寒夜，黑云压在头上，空气中可以闻到雪的味道，而不是雨。萨维奇希望那个女人再从路上跑出来，发疯似的使劲挥动胳膊，还穿着那件单薄的衣服。她会冻死的。她可能已经冻死了。那个男人可能早就藏在外面，一个安全的地方，观察事态的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早就发现她逃出来并跟踪了她。

他无法相信治安官所说的巴瑞斯特家的房子已经被搁置和废弃掉了，毕竟他曾经进去过。



“我们应该随时观察房子。”治安官说。对于萨维奇来说，路上比他记忆中多了很多车辙印，沥青碎渣到处都是，好像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涉足了。不，他弄错了，他记错了。那个美丽的大房子随时在眼前闪过。对，在那里，再过一百英尺，一个小坡就出现了，在左边，坡上有座被绿树环抱着房子才对。他不记得附近有这么多树。

房子的一层没有灯光，一点儿都没有。整座房子像一座巨大的黑色坟墓，蹲在坡上。难道有人来过，把所有的灯和电源都关了？一个很轻的声音在他脑后问着“为什么”。

“这就是巴瑞斯特家。”哈姆斯治安官说着，把车停在这座房子跟前，“这就是那个年轻女人带你来的地方吗，特工？”萨维奇没说话，戴上手套，慢慢从车上下来，走到房子前面。他停顿了片刻，仿佛不愿接受眼前的一切。房前有个门斗，他沿着门斗前的木质台阶向上走去。

突然，月亮从黑云后面钻出来，他第一次看清了这座房子。一小时前他进入的正是这座房子，但不是，不是真的。房子看起来好像已经被废弃多年了，树枝遮住了楼上的窗户。楼下的窗户被木板钉住了。碎玻璃散落在门廊上，前门旁边的墙上甚至可以发现涂鸦的痕迹。

房子毫无人气，显然已经很久没有被使用了。当他看到光秃秃的前门在合页上摇晃时，他的心跳加剧了。他接受了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别无选择。他闭了一会儿眼睛，那个女人在他脑海中清晰地出现了。她挺漂亮的，开始时没注意到是因为当时她被吓坏了。

他转身走回到车里。哈姆斯治安官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她的名字叫萨曼莎·巴瑞斯特，1973年8月在这里被谋杀。”

“我想看看她的照片。”萨维奇说。

夏洛克拉过他的手，紧紧地握着。两小时后，夏洛克醒来，发现萨维奇站在起居室窗户旁，盯着窗外飘落的雪花。